

在这里，一群“数字游民”上起一种很新的班……

海南，下一个数字桃花源？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

12月，北方已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北京人陈硕却穿着短袖在海南享受阳光沙滩。上个月，陈硕住进陵水海风小镇，每天睡到自然醒，在小院养花戏鱼，去海边赶海摸鱼，于椰林赏夕阳余晖……一天中再抽出一两个小时完成工作，生活悠闲惬意。

互联网时代，正涌现出越来越多像陈硕这样的数字游民。所谓数字游民，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作，追求自由、灵活和自主生活方式的个体。他们不受传统工作地点束缚，通常从事创造性和趣味性的工作，在世界各地流动，工作、生活、旅行、娱乐同时“在线”。

海南独特的热带风光和乡土人情正吸引着大批数字游民涌入。这个年轻群体，在搅热海南旅游市场的同时，也为海南数字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注入新的活力。

研和考量的。

“这里对数字游民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上个月底NCC唯吾岛数字游民社区试运营招募，经过审核，首批就有80多位数字游民入驻。”她说。

“数字游民群体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技术进步、个人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全球化和政策支持等。”知名经济学家、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表示，2020年后，受疫情影响，远程办公盛行，催生越来越多数字游民。

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概念最早于1997年由日本作家野田雄二提出。近年来，法国、意大利、泰国等40多个国家都推出了“数字游民”签证。而中国公认最早的数字游民社区为2021年在浙江安吉溪龙村成立的DNA数字游民公社。

我省首个公开报道的数字游民社区可追溯到2022年。当年，文昌女孩烨烨在文昌龙楼镇创办了数字游民海岛共居·办公空间——“No-mad House”，一度吸引天南地北的年轻人入驻。

不管是我省首个数字游民社区Nomad House，还是后来文昌曾出现的Serendipity空间，又或是海口、陵水等地为数字游民提供工作机会的产业园类型数字游民社区，几乎都布局在乡镇。

“数字游民追求自由。他们对曾经奋斗过的大城市并不感兴趣，而是更喜欢有烟火气息的乡村生活。”海南省旅游市场开发联盟办公室主任孙相涛表示，除了聚集在社区的数字游民，还有很多不喜欢群体生活的数字游民，他们往往租住在乡村民宅里，一个人一间房或一栋楼，生活往往是另外一番景象。

在NCC三亚唯吾岛数字游民社区，数字游民在线上办公。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栋田 摄



乡村之于数字游民，不只是放松的“后花园”。在海南旅居，一些数字游民与当地发生了更深的链接与价值交换，产生了新的“化学反应”。

来到海口龙华动漫产业园一期“蔡界·漫创社”，在1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摆放了上百个工位，这些工位的“主人”都是依赖互联网和数字设备的创作者、设计师等数字创意产业的从业者，工位旁摆放着健身器材、各种设计模型，还有两只松鼠和一只猫咪。这一工作场所，更像是生活空间。

“很多人一般中午才起床，下午才开始工作。”海口龙华动漫产业园工作人员王梓轩指着斜对面一座民宿楼告诉记者，产业园为数字游民提供了良好的办公和生活环境，来这里的人大多都无需打卡坐班，工作时间和地点都比较自由。

漫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易慧介绍，龙华动漫产业园在规划之初定位就是为数字创意产业的从业者们打造一个专属的数字游民社区。目前，产业园在龙华区保明村二期刚开始投用。这两年先后有100余名数字游民入驻产业园，在本地创造总营收1.4亿元。

走进位于产业园的海口昌学村、保明村，随处可见数字游民的漫画作品。当火山古村落和现代动漫元素相遇，古村落重新焕发生机，吸引游客前来。而村口的文创店里，由数字游民和村里的老手艺人共同打造的文创产品，受到不少游客青睐。

数字游民和地方发展共同成就，“双向奔赴”效应在数字游民聚集的陵水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园(海风小镇和清水湾科技园)新落地企业229家，累计营收22.76亿元。

海南福蝶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琛也是数字游民，今年8月，她带领公司10多名员工在走访了解陵水的风土人情后，打造出独具陵水特色的气鼓鱼系列潮玩产品。“气鼓鱼既是陵水特色海洋动物，又是疍家特色美食气鼓鱼粥的主要食材。”张琛说，他们希望将其打造成为陵水新的网红文旅IP。

此外，海南数字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吸引了一些本土数字游民回流，以前在北京从事游戏研发工作的陵水人孙伟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了解到陵水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创业扶持政策后，孙伟邀请两位省外伙伴，将创办4年的怪兽之源科技有限公司迁移到陵水海风小镇，公司员工基本都是线上办公，虽然分布全国各地，却依然可以实现高效协同。“希望我们的公司能助力陵水在游戏出海领域更进一步。”孙伟说。

如何由“游”转向“留”？

“数字游民不仅拉动了旅游消费，促进数字经济和创意产业的发展，还可以为就业创业、城乡融合等赋能。”宋向清表示，如何抓住这一庞大群体，赋能地方经济发展，已引起各地关注和思考。我国浙江、安徽等地已出台政策，将数字游民纳入地方发展规划。

“海南有着独特的热带风光、乡土人情，把数字游民吸引来并不难。”孙相涛认为，人来了后，关键是要做好服务，让他们还想再来，甚至能留下来。

什么是好的服务？亲历者最有发言权。英卡期待的服务是，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吃穿住玩一体化、一站式。她表示，目前所在三亚的数字游民社区，吃穿住都没问题，让她苦恼的是交通不便。“虽有直达公交，但不太好等，打车也不太方便。”英卡说。

孙相涛建议，在做好衣食住行等基本服务的同时，海南要结合自身特色，丰富旅游资源供给。比如，开发一些雨林徒步线路，再如深度挖掘海南黎族苗族文化等富有地方特色的资源。

“数字游民随时可能转移到别的地方。”孙相涛认为，应规划更多像龙华动漫产业园这样的产业基地，实现人才和地方的深度链接，持久而全面地拉动地方经济发展。

“发展数字游民经济，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的智慧网络至关重要。”宋向清建议，依托数据中心集群，鼓励运营商为数字游民量身打造质优价廉的宽带、流量、云存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服务。

事实上，海南一些地方已在行动。立足海南自贸港的制度优势，陵水近年来举全县之力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在陵水海风小镇，数字经济成为核心产业，游戏出海、短剧出海、设计出海、品牌出海等业态逐渐兴起。全球首个商用海底数据中心在陵水落地，为影视短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数据安全保障。

“陵水还发布了国内首部小游戏产业发展扶持专项政策，用诚恳的产业政策和服务底座，鼓励游戏产业创新发展，吸引游戏企业和游戏创作者汇聚陵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数字游民。”陵水国际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陵水游戏赛道负责人张彦彦介绍。

陈硕于今年5月将北京总公司的重点业务迁到海风小镇，成立了海南很简单科技有限公司。“从产业底座、技术支持，到市场推广，我们得到全方位的扶持。比如办公场地上，第一年免租金，后面两年房租减半。”他说，入驻陵水后，公司的ICP(网络内容服务商)落地速度和小游戏产品审批上线效率大幅提升，加快了产品商业化步伐。

“数字游民在享受‘游’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因此导致收入不稳定、缺乏晋升空间等问题。”宋向清表示，数字游民自由背后有着“不稳定”带来的焦虑。他认为，在搭建数字游民共创共居社区、共享工作空间的同时，最关键的还是要做强做大数字产业，为数字游民提供更多、更稳定的就业、创业机会。同时，完善数字游民医保、社保等体制机制，以此更好实现数字游民和地方发展良性互动、共同成就。

(本报海口12月23日讯)

在海南寻觅“诗和远方”

12月20日上午10时许，当阳光铺满整个海面，位于三亚崖州区镇海村的NCC三亚唯吾岛数字游民社区开始热闹起来：住宿楼里，有人在洗漱；共享厨房里，有人在做早餐；图书馆内，有人在看书；游泳池边，有人在晒日光浴……

在共享办公区，来自广东的“00后”数字游民3C正埋头在电脑前修改服装设计稿。“这里远离城市喧嚣，累了到海边吹吹海风，灵感有时候就来了。”他说。

3C是一名服装设计师，此前在广州工作。几个月前，他陷入瓶颈期，创作不出好作品。喧嚣的城市、逼仄的出租屋，让他很想逃离。因和甲方设计理念不合，双方一番争执后，他决定来到三亚。

“与大城市相比，在NCC唯吾岛数字游民社区生活成本更低，仅租房每个月就省下3000元。”3C租住的是6人间，目前月租700元，他打算续租到明年3月。除了在村里享受慢生活，他还打算去文昌看火箭发射，去黎村苗寨逛一逛。

从事跨境电商行业的英卡，第一次来三亚就喜欢上了这里。她说，NCC唯吾岛数字游民社区有共享洗衣机、共享厨房，生活相对方便。

NCC唯吾岛数字游民社区主理人大曹介绍，在继大理、黄山后，NCC唯吾岛数字游民社区选择把第三站布局在三亚，是经过充分调

深读



在这里
脱下外套 续上夏天
可拥有私人海岛工位
扫码看视频
《数字游民 爱上海南》

执行总监：刘乐蒙
视频策划：刘乐蒙
视频文案：黄婷
视频拍摄/剪辑：王栋田
本版手绘：肖迪

